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折覆較

元祐六年辛未

十一月劉摯

八月十五日與甥柳閱飲酒論李韓詩本

書李韓詩云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

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

李白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二十二日到潁州任進謝上

表本集潁州謝上表云臣賦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

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伏以汝潁為州

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

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與待制陸佃為交代左轄元祐中自小宗伯自

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請守穎逾年移南陽而蘇公自北扉得穎與大父為代此當時往來書三幅

前後二幅藏叔父房其一幅則從伯父彥遠得之亡兄次川又得於伯父傳

受明白可以不疑開闢此三書本集不載據東都事畧陸佃字農師山陰人

以龍圖閣侍制知潁州建中靖國初拜尚書左丞故放翁稱左轄即其人也

至南渡後公手蹟重甚而作贗日益多故周益公陸放翁朱子諸公既辨其

字又必考其傳授之淵源如此跋可見一斑矣再考本集論潁州八丈濤不

可開狀云數年以來曾鑒陸佃朱勑以為二十四日調文宣王廟文本集祝文云獻

以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祇見調羣望文本集祝文云獻

於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敬行所聞敢忘其舊尚冀以侍臣出守承

宣上意以民為本祇敬事神所以游西湖聞歌者唱木蘭花令詞則歐陽修

所道也和韻本集次歐陽公西湖韻調寄木蘭花令詞云霜餘已失長淮潤

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與子西湖秋酒逢魚於西池作詩九月一日至

同是識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本集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維元祐大

歐陽修會老堂蔡安郡夫人文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

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於故太師究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

軾自鄙亂以學為嬉童于何知謂公我師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掌歡

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

其過不敢不勉契濶難見公汝陰公日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

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

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頗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子曰然師友之義凡

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穎人思公曰

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於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五日觀月聽琴西湖和謝趙令時陳師道兼簡歐陽棐兄弟

子由所作歐陽文忠

公神道碑合考本集詩文修之子成立者四人發字伯和承議郎奕字仲純  
光祿丞棐字叔弼朝奉大夫辯字季默承議郎公守穎時發奕已下世棐辯  
居薛夫人之喪猶未禫除故公至皆在家也諸子當求公議此碑許之而并  
志弗克成子由北歸又數年始作之時惟棐在而辯已卒矣并記於此

贈朱遜之詩申省論八丈溝利害不可開狀

軾體訪得萬壽汝陰頤上三縣雖有古陂塘頃畝不少見今皆為民田或已  
起移為永業或租田耕種動皆五六十以上與產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  
為陂田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為害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緣羅  
朝散於府界疏導積水所致今來進士皇維清既欲依羅朝散禁葺起夫十  
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即又別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產業  
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以興陂塘顯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  
無利軾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已驚疑若更行下逐縣勘會古  
陂頃畝及起稅請佃年月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事決難施行軾見行相  
駭別具利害申奏三十日作辯才書本集與辯才書云別來思仰日深某幸  
次謹具申尚書省三十日作辯才書於閣中抽頭得此閒郡雖未能超然遠  
引亦退老之漸也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為此一郡道侶少畱山  
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開公以是日作此書與辯  
才來人而辨才即以是日化去十月賀儲祥宮成降德音表本集表云臣獻  
因錄此書載之事詳後卷總案十月賀儲祥宮成降德音表言伏觀九月二  
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慶  
新宮之落成需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為和氣坐致豐年臣聞舜禹之心

以奉先為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已為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每辭天下之養與  
宮何漏大練為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成二聖之意為國迎祥而國無所費  
與民祈福而民不知勞鑾輅親臨神靈昭格親士女之和會既同其休念固  
國之幽囚或非其罪用孚大號以達惠心恭惟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  
惜帑廩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湯網眾識堯心臣  
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助父老之歡謠永望闕廷實同咫尺賀

駕幸太學表

本集表云臣賦言恭聞十月十五日駕幸太學者輦回原廟既  
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

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  
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  
能奠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  
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章以興盛節臣  
早塵法從久侍經緯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

賀太皇太后表

本集表云臣賦言恭聞十月十五日皇帝駕幸太學者濟濟  
多士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傳海宇慶

溢臣工臣聞學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為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民為心  
心既實而具乃行實先充而文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  
子文孫莫不仁故於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德燕  
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衿之政長育羣材豈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  
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遇最深外告成功行喜賜音之革中修潛德孰知麟  
趾之風請本集元祐中賀謝到任各表皆二首本案惟此並載并記於此

十四日公病在告獨酌藥玉滑燕約諸君明日望夜翫月詩公以頴民苦饑

乞留黃河夫修境內溝洫狀萬人修境內溝洫詔許之王本公自註云去歲

頴州被傷予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以餘力作三閘通焦陂水浚西

湖開闢本集不載此狀今合二註考之乃六年冬間事又以明年二月公去

方在開湖且以清河三閘未作委付德麟皆出餘力論之則奏開溝恤其時並已起訖乃六年十月狀也因載於此二十五日遣陳師

道追往迎張龍公作祈雨文本集祈雨迎張龍公云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

州軍州事蘇軾謹請州學教授陳師道并遣承務郎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

昭告於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祇威德博而化能潛能飛食於頴

人淮頴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輝為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穀既微

冬又不雨麥稿而腴閔農夫望歲畏饑並走羣望莫哀我歛於赫遺蛇靈

光照幃惠肯臨我薦其潔肥雨雪在天公執其機游戲俯仰千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輔王畿積潤滂流浹日不晞十一月一日禱雨

張龍公得小雪與趙令時陳師道歐陽棐兄弟會飲聚星堂和歐陽修禁

制咏誰復趙陳子景貺拊掌曰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

請客更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語也相與笑語至三更歸時星斗爆然

就枕未幾而雨已鳴簷矣至朔旦日昨五人者復會於郡齋既感歎龍公之

威德復嘉詩語之不謬季默欲書之以為異日一笑是日景貺出追詩云吾

儕歸卧體骨裂會友攜壺勞行十日作送張龍公文本集送張龍公文云惟

役僕笑曰是男也好勇過我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

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昭靈侯張公之神曰赫

赫龍公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謀其身玉質金相其重千鈞惠然肯來期者

四人眷此行宮為置浹辰再雨一雪既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詔公之

德千億萬年惟師道追復饑喜劉季孫至并和季孫禱雨詩十九日記夢中

公還客爾庶邦益敬事神論左傳事本集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

論左傳事

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跡之意者有答

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朱遜之論菊本

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記朱勃論菊云與朱勃遜之會議於頴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

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為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嚴茂一言得其為人于於

遜之二十日與歐陽棐兄弟夜坐記徐問真從歐陽修事本集徐問真從

人徐問真濰州人嗜酒狂肆以指為鉞以土為藥治病良有神驗歐陽文忠

公為青州問真來從公游公嘗有足病狀少異莫能喻問真教公吸氣血自

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游我不敢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侯之間真出城雇村童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髮中出一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知其存亡童子竟發狂亦莫知所終過汝陰見公具言如此其後予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病某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二十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有甚異者不欲書之此記脫去某月據公送劉景文詩自註云叔弼景默常相從不數日景文叔弼皆去此記叔弼未去而其時景默亦未改字當為十一月作也今附編此送歐陽舜赴闕和劉季孫雪并送知闕州詩何遠春云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友夢中酣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闕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為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淺晨趨府已屬續矣以屏山贈歐陽

陽裴同趙令時陳師道至新渡寺餞送歐陽裴赴闕作詩上謝賜歷日表

表云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縣賜聖書亦漢家寬大之語實為令典豈是空文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消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為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隄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彈綿力少助至仁

賀興龍節表本集表云臣賦



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健不爭之  
寶輿情共獻蓋憂勤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求自然夫人之應恭惟皇帝陛  
下堯仁舜孝禹勤湯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爲神武道莫尊於問學故  
以所聞爲高明敷錫庶民嚮用五福臣備員內閣出守近畿雖遠咫尺天威  
乃身在外而上干**爲趙令時作秋陽賦**宅本集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  
萬歲壽此意則同**爲趙令時作秋陽賦**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  
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  
之如秋陽之堅百穀殺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  
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游於朝廷  
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幙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子  
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  
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達溼而五遷晝燎衣而三  
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  
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壁之塗日泣澀薪之烟釜既其空四鄰悄然鵲鳴  
於戶庭婦霽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燭  
花之雙縣清風西來鼓鐘其鏗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  
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陽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  
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癢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  
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  
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  
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  
知之可以無惑居不堪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

一笑而作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魏了翁鶴山題跋云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於蘇公有字說與秋陽春色一

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

後云李公簡夫

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真也熙寧四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小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飲西湖懷歐陽棐兄弟贈趙令時陳師道令時以詩求東齋榜銘聞都下

寄酒戲和其韻作分酒詩改趙令時字為德麟作字說

宋集趙德麟字說云

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其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為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

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以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晦菴題跋趙德麟字說帖云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淳熙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并作洞庭春色賦

本集洞庭春色賦云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

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古於一斑舉東萊之有餘納芥子其何難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嫺嫺今春風泛天宇兮清閒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餐與風餐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棹以二米之禾藉以三省之管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聘夷款木門之銅環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與頑盡三江於一吸吞

八日聞張方平計舉哀薦福禪院為文祭之

本集祭張太保文

魚龍之神姦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日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撓馴游於帝郊尚以其仁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獨置一編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於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於垢塵每

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園盡發其祕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勤永已山摧川埋老不情媿疾不嘔呻有化

院中本集題張安道詩後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楊從茲

此詩為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於南

院中十九日生日劉季孫寄古畫松鶴并詩為壽和韻九年十二月查註合

註皆從誤其時景文已下世矣今改編於此二十五日論淮南盜賊乞賜度牒糴斛準備賑濟

淮浙流民狀本集狀云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扶挈襁褓如流民者問之皆云

自壽州來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饑見今農民已剪

榆皮及用糠粃雜馬齒煮食兼壽州盜賊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劫施助

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騷掠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

實亦有不自報者兼穎州界亦有惡賊尹退陳興子鄭饒李松皆老姦逋寇

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

若麥不熟必大有饑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穎州首

被其患若流民至穎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尸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伏望聖慈愍念淮浙累歲裁傷來年春夏必有流民而穎州正當南北孔道萬一扶老攜幼空集境內理難斥遣弱者既轉溝壑則疆者必聚爲寇盜欲乞特賜度牒一百道委臣出賣將錢兌買小麥粟米菰豆豌豆四色封椿斛斛候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給賑濟如至時却無流民自當封椿度牒價錢別聽朝廷指揮其時汝陰縣百姓朱憲楊懷具告尤州開羅奏狀有云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乃明出榜示嚴行重賞令人捉捕勾欄收糴顯是強買人物爲國欲怨凡此數狀皆取怨於諸路監司而宰執毫無息盜汚民之術惟甚嫌公之不爲苟隨而已汝陰大雪與趙令時同登女郎臺望之閉羅二狀文繁不錄附載其畧如此

公念久雪人饑夜不能寐召令時議之令時曰細民之困食與火耳發義倉穀出作院炭酒務薪可濟遂草放積穀賑濟狀陳師道病中投公詩有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室春句蓋記實也

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穎人之饑欲出百餘石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傳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遇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酒炭數萬稱酒務有柴數十萬稱依元價賣之二事可濟下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穀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撥撥雪中人之句爲是故也

公此狀本集不載惟見之侯

鮪錄及施查二註引作昭靈侯廟碑本集昭靈侯廟碑云昭靈侯南陽張公

證陳趙之詩而已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

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願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且

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

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

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

合淝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

使者子孫散居頽上其墓皆存焉事見於唐布衣趙耕之文而載於歐陽文

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頽人世祠之於焦氏臺熙寧中司封郎中張

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髮異出雲雨

或投器穴中則見於池而近歲有得蛻骨於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啻今藏

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於西湖

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開國米元章納交

於公者書畫而已乃元章於公身後忽有駁誤張路斯之說豈曾布蔡京盛  
時元章亦欲撼樹耶查註已將王明清駁正元章之說載於禱雨張龍公詩  
下茲不以布幄為擇勝亭作銘本集擇勝亭銘云維古潁城因潁為陸倚舟  
更載溫如浚之涼可俾我客可流我觴乃作斯亭筵楹樂梁赤油仰承青幄四張  
可使杜蘅洗觴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被襖而祥可使太白咏  
月而狂既齋我茶既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減春朝  
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榜曰擇勝名實允當樂城集潁州擇勝

亭詩敘云子瞻為汝陰守以幄為亭欲往即設本集祭

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轍愛其文故繼之云本集祭

才文云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

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

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生雖有終遇物

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蔡禪有確嵩後二十年獨餘此

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歛歔賀正旦表本集表云獻歲發春天有信於

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賀正旦表本集表云獻歲發春天有信於

嘉與含生日陶至化恭惟皇帝陛下肇修人紀祇畏天明日月運行物被無

私之照雷風鼓舞民知不殺之威有萬斯年惟一厥德臣久塵從橐出領藩

符身寄江湖之間作汝南檜柏記本集記汝南檜柏云余來汝南地近亳社特宜

神馳衛仗之下作汝南檜柏記本集記汝南檜柏云余來汝南地近亳社特宜

檜柏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細紋治事堂前二柏與薦福兩歐陽修送張著

檜尤為殊絕就謂使子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子歟歐陽修送張著

作詩跋本集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云詩中雖不著歲月有服京邑弄春

土觀於汝立春日祭土牛祝文本集立春祭土牛文云三陽既應庶草將興

南東閣立春日祭土牛祝文本集立春祭土牛文云三陽既應庶草將興

常耕獲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仰惟靈德佑我稿元祐七年壬申是年二月有

人尚饗元祐七年壬申是年二月有

詔陝西河東邊要

進築守禦城砦

正月大雪過度禱晴不應趙令時赴潁上縣禱於佛陀波

利院

本集與趙德麟書云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無理也阿阿酒二壺迎勞

惟加

和趙令時雪中惜梅并餉柑酒十五日

鞭也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詩紀年錄

而誤為

師道 二十二日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賢書夾頌金剛經本集跋夾頌金剛經云乙巳至今二十

十八年書經三十二人逝者幾三之二矣夢幻之喻非虛言也惟一念二十

歸向之善歷劫不壞在在處處常為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五日聚星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招趙令時飲花下作減字木蘭花詞趙

麟侯鰭錄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王夫

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

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邪此真詩家語耳遂召飲先生用

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知秋光之句本集春日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春

庭月午搖蕩香膠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總是少年

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鰭侯鰭錄誤作召與二歐飲而二歐

已去紀年錄作二月十五夜而二月十五題任悅閱世堂贖其子仲微并作

亦無梅花當是二十五日之誤今皆改正

新渡寺送仲微詩遺李直方捕請州盜請以合轉一官與直方酬獎狀本集

元祐七年正月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問得本州

舊出惡賊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為寇已而又有陳欽鄒立尹榮尹



遇等亦是羣黨劫殺累至與捕盜官吏鬪敵是時朝廷訪捕尋已捉獲凌遲處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結集陳欽之弟陳興鄭饒李松等尹遇自稱大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饒稱僥三李松稱管四鄉村畏懼不敢申報被殺之家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莫謹董安三人偶然言及遇等即時被殺內董安割斷脚筋其餘割取頭髮每次打劫皆用金貼紙印其餘兵仗弓弩並全近日壽州界內強賊甚多打劫魏家謝解元施助恭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劫人其尹遇等聞之即欲商量應和居民憂懼臣度事勢迫切即差職員監勒捕盜官吏責限收捕有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幹自出家財募人告緝知得陳興鄭饒李松等見住壽州霍邱縣開順場尹遇一名在壽州霍邱縣成家步比陳興等去處更遠二百里直方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親領弓手五人徑往成家步捉殺尹遇往返五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既至地頭衆皆畏懼不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二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而入尹遇驚起殺弓手駕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倒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陳興鄭饒李松三人以地近先獲既獲之後遠近喜快有城郭鄉村人戶六百一十七人詣臣陳狀備說逐賊凶惡若不盡法根勘萬一滅死剋配即須走回嘯聚爲害轉甚以此知逐賊桀黠之甚若不盡法根勘萬一滅死剋配即須之流而直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又慮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後妄有攀援臣見今合轉朝散郎情願將此恩例與直方循資酬獎緣直方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別而行若萬一爲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臣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後使人不爲空言臣亦爲莫大之幸

宋法官員躬親獲盜一半以上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者通計人數同躬親法如直方功績不合恩例故

公以應轉一階予之宋法捕盜不分首從惟論二月公以佛陀波利院禱晴

立霽上乞光梵寺賜額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知穎州

陀波利真身塔院元無敕額父老相傳佛陀波利本西城僧唐儀鳳中遊五

臺禮文殊師利見老人令復還西域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陀波利用其

言往返數萬里以永淳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於穎上亡沒里

俗相與漆塑其身造塔供養臣於諸處見唐人所立尊勝石幢刊記本末與

所聞父老之言頗合今年正月大雪過度農民凍餒祈禱境內諸廟不應聞

父老以佛陀波利為言臣即遣人齋禱立時開霽人情翕然歸向詣臣陳狀

欲望聖慈曲從民欲特賜本院五日薦宗室令時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二

一勅額以光梵為額謹錄奏聞五日薦宗室令時狀月五日龍圖閣學士知

穎州蘇軾狀奏自建興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

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爭立

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

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聲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僉書穎州節

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

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眾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

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

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

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

同趙令時通焦陂水開濬西湖并作清

河西湖三閘

龍興和趙德麟詩自註云以餘力通焦陂水浚西湖又自註云清河西湖三閘督君成之

告下以龍圖閣學

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知揚州軍州事晏知止來代

任淵陳后山年譜引實錄東坡自頴知揚

二月晏知止知頴

遂罷任趙令時餞飲湖上舟中對月并和令時送陳傳道詩有懷

子由作滿江紅詞

本集懷子由調寄滿江紅詞云清潁東流愁目斷孤帆明雨聽簫瑟恨此生長向別離中添華髮一樽酒黃河倒無限事從頭說相看

如王滌專使來求韓文公廟碑答書本集與潮守王朝請滌書云承寄示士

雪王滌專使來求韓文公廟碑答書

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而

意於教化者所為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既爾衆

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遽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

能聽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此文

公不可遂取道自頴下淮寄范祖禹書

本集與范淳父書云到穎半年始此

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近而老病務省

事且自願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宋制大臣移守過關例得奏請

上殿多有因是除二府六卿爾京不出者子由之意大率如此然執政臺諫

又將交耳目之以為來一取厭人矣公已無意在京故寧避道而行其云務

省事者謂免得臺諫又有言也時劄抄筆罷  
去已有三月子由因有此語其情可見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驥駉

諸案元祐七年壬申

四月立皇后孟氏六月蘇頌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門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范百祿中書侍郎

梁燾尚書左丞鄭雍尚書右丞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罷九月詔南郊宜依故事設皇地祇禮畢別議方澤之儀以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

天三月三日與迨過游塗山荆山作記所見詩過濠壽楚泗間皆屏去吏卒

親入村落訪民疾苦則皆為積欠所壓困憊特甚而所至城邑流民載道又

以麥熟舉催積欠不敢歸鄉公歎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由今觀之

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民畏催欠乃甚於水旱矣十二日抵泗州以淮東西

連歲不熟雨澤愆期禱於大聖普照王之塔作祈雨文

本集祈雨僧伽塔祝文云維元祐七年壬

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龍圖閣學士新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蘇軾護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於大聖普照王之塔淮東西連歲不稔農末皆病公私益竭望此夏田以日為歲大麥已秀小麥已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凶豐之決近在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為盜職守當

憂伏願以解脫力行平等慈愍吹風雷咳唾雨時晁補之通判揚州以詩來

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尚鑑聽之

迎咎詩撰潮州韓文公廟碑本集潮州韓文公廟碑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

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

百年於此矣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

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

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

元祐五年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

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

成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

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又與吳子野書云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

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之言也碑

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

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甚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

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

之又與蔡朝奉書云寄示士民所投牒與韓公廟圖但迫冗未暇成之幸稍

寬假途中寄上也歸前答王滌書與答蔡書大畧相同而語氣小異此皆

出公手而隨意變易其字與一書而誤分爲二者不同也據此書則此文作

於途中而與王滌書所無今載於此其書成碑樣以寄則又到揚州任以後

事也時吳子野爲潮人領袖非子野率潮人以求斷不早發淮上有此生定

能於百忙中使人坐索此文而王滌託是以傳幸矣

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句

元豐二年己未公自徐至宋赴湖過淮

俸杭甲寅移密元豐己未四月赴湖是為三往來其十往來公當由此積算其四元豐己未八月赴臺獄其五甲子乞常至南都其六乙丑四月自南都歸常其七是年九月赴公過邵伯堰有吾生七往來而治平丙午載喪歸蜀元祐己巳帥杭其九辛未召還合是帥揚為十往來而治平丙午載喪歸蜀自淮泝江不在此數若并計之則十一往來也查註本不知有四菩薩閣記自淮泝江之一事故其註三往來句得不誤至其註十往來則維以不由淮上之自京謫黃自登赴闕誤甚合註於查註之改編泗州僧伽塔龜山二詩則引四菩薩閣記極駁其非此則明知符已說有十一往來遂并查註之誤置若弗知其事矣殊不知十往來從三往來生且又繼以七往來過山陽句詩旨甚明知其故則雖有十一往來固無礙悉數之也餘詳詩下

**徐積來謁答所贈詩**公自註云元豐八年赴登州元祐十六日到揚州任進

**謝上表**本集揚州謝上表云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揚州任進

實深慙汗伏念臣早緣竊祿稍習治民在先帝日已歷三州近八年間復忝四郡信天命而自遂恃聖眷以稍安恭惟陛下子惠萬民器使多士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飢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驚之心庶復流亡少寬憂軫

此表自恭惟以下竟入一段積欠文字愛君從愛民發出雖是奇文實乃心中只有一誠字在若咬文嚼字終日說誠此誠之糟粕耳得之於體與發之於用者不同如此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十五

此文知其途中已立意奏罷之矣紀年錄作十六日到任本集謝表作二十六日恐有刊誤公以十二日至泗州固當以十六日到任也今從紀年錄更正

十八日謁文宣王廟文 本集祝文云軾以諸生進位於朝入參侍從出典雖不敏請事謁羣望文 本集祝文云惟皇上帝分命羣祀降釐下土惟我元斯語尚饗謁羣望文 后臨遣近臣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祇見祠下若賦政疵類敢逃其罰雨首罷萬花會 本集記以樂害民云揚賜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望於神尚饗首罷萬花會 州芍藥為天下冠蔡延慶為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為姦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為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為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為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曰君謨乃答林希春曰新堤書事詩寄韓廟碑樣作王滌書 本集與王滌書云為此耶

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為辭謹以撰成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為佳也若公已替卽告封再作蔡朝奉書 本集與蔡朝奉書云示諭韓公廟記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再作蔡朝奉書 輟忙為了之已付來人來人日飯之以需此文其一乃遁去足下書中云王守六月替此二人乃云二月替萬一已得替卽請足下與勾當摹刻已於太守書中細言矣初到揚州冗迫書不

盡所懷蔡朝奉乃以四月謝賜卹刑詔書表本集表云臣賦言暑雨其

至復虞輕繫之淹祇服訓詞灼知天意恭惟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凱風

養物散爲扇喝之涼靈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臣敢不盡其哀敬濟以寬明

奉漢律之嚴母令庚死推慈母之意賀立皇后表本集表云臣賦言伏觀制書

意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賀立皇后表今月十六日皇后受冊禮成

者續女維莘倪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

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雖正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

惟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

修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光至仁東都事畧云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

孟氏后洛州人眉州防禦使元之孫女也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婢入宮立

爲皇后以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

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策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

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

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

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

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宗丞鄭雍攝宗正卿

副之后既立而劉婕妤寵幸陰有奪位之意紹聖三年禱祠事聞詔入內押

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鞠之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錄問遂詔

廢后詔獄初起禁中捕逮幾三十人筆楚甚峻皆宦官宮妾柔弱之人暨錄

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對敦

櫨排於內莫敢有異議者后黜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淨仙師名  
冲真元符二年九月劉氏立爲皇后明年正月哲宗崩欽聖后臨御復其位  
號號元祐皇后崇寧元年馮翊上書以復后非是臺官合奏共附和之蔡京  
主其說力請不已徽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微元通知  
和妙靜仙師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聖三年孟后以使令爲禳禱之法九月  
二十日詔徙處道宮元符三年五月旨令三省議覆瑤華章惇曰當初是做  
厭法斷不得惟遣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曾布曰公既知如此當初  
何以不言今却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罪惇默然是日上面諭僚中欲廢元  
符而復瑤華曾布力陳以爲不可蔡卞云韓忠彥廉中所信須令忠彥開陳  
忠彥默然及入見皇太后云自古一帝一后此蓋萬世議論相公已下讀書  
不淺須議得穩當乃可行惇奏曰臣思之亦是未穩當衆皆目之布奏曰聖  
諭以謂一帝一后臣具曉聖意蓋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章惇曉皇  
太后意旨却以覆瑤華爲未穩當此事本末誤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  
諭蔣之奇以立元符手詔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見及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  
臣對衆詰惇云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文字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已  
得兩宮許可遂令草定大意之奇亦云當時將謂是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  
云是惇語衆皆駭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今若以此廢元符固  
有因然上則彰先帝之短次則主上以叔廢嬖未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  
爲便後太后聞自認造手詔事乃歎曰當初將謂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  
爲却是他做布曰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此宰相否之奇曰惇更不成人  
無可議者是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令易去道衣以入是夕鎖  
院降制處之西宮上曰將來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明年正月

皇太后向氏崩又明年蔡京當國用御史中丞錢過殿中侍御史石諫右司  
諫左膚言詔后復居瑤華制云臺臣論奏引義固爭宰輔全同抗章繼上是  
也謂孟后並無失德而哲宗以溺於內嬖廢之事畧之文最畧獨於宣仁  
儀制甥后則書之惟恐不詳至向太后不得已承認造詔而徽宗有復廢之  
此二王載筆所以多微詞也后生於熙寧六年癸丑年二十而立爲后又四  
年而廢廢五年而向太后復之不兩年而又廢自是居瑤華者二十五年靖  
康初瑤華火后步行至兄子孟忠厚私宅金人滅宋立張邦昌爲楚帝邦昌  
迎后入禁中尊后爲宋太后臨朝聽政后年五十有五矣乃下詔告中外曰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禮繼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祏謂三靈之改  
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慨思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  
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  
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轍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  
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徽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  
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惕用庶丕平爰告  
多方深明吾意遂以位授康王尊后爲隆祐太后乃播遷至臨安建炎三年  
三月苗劉擅廢立后臨朝聽政復立康王旋以金警奔洪州過落星寺舟覆  
溺死宮人十數既至洪金人自大冶徑至后急行而洪州陷遂趨吉州后乘  
舟夜行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從官滕康劉珪皆遁其  
護衛統制杜彥及後軍楊世雄並反破永豐殺其官而金人亦至太和縣后  
自雇農夫賃肩輿由萬安疾走虔州及入城而土豪陳新反城被圍后復困  
圍中事定乃已時金人破杭越明諸州康王已於温州航海去四年二月金  
人往破蘇常潤諸州始離臨安又數月康王駐越州乃迎后歸越值后生辰

奉觴上壽后從容告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其比姦臣肆為誹誣國史  
亟宜刪定其後重修兩朝實錄始黜王安石禁銅章惇蔡京蔡卞等子孫不  
許入仕秉后訓也明年辛亥改元紹興夏四月庚辰后崩享年五十九諡曰  
昭慈聖獻皇后就越建攢宮以當原廟之奉六月壬午后梓宮入攢是為南  
宋建陵越州之始也夫以后之賢不幸而有秘獄之誣兩遭廢黜然因是獨  
免為虜而奔竄於迫近虎狼之際倉皇於禍發肘腋之間跡其五年中所履  
戎馬變亂驚恐險厄幾至不可悉數而卒免於難其兩經臨朝聽政皆懸於  
亂賊之手而並能潛化逆萌撥亂為正非后之全才大德曷克以堪此哉宣  
仁后為章惇邢恕文及甫安惇蔡京蔡卞之流造作誣誇其姦黨競相傳述  
附和幾四十年而勢不可遏后既老於憂患復忍死來歸以從容一言而邪  
正判然是非大定然後撒手游行推遷以去此后平生一片心且毫無遺憾  
於宣仁矣后後所歷之亂離皆前政之實效茲特錄二王之說并采摭其後  
事並著於編蓋自元祐以後一變而迄乎紹符崇觀政宣之間如孔子所謂  
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而裁及其身者捷於影響究觀乎是誠得失之林也  
**送陳師錫赴闕**  
出餞之陳伯修前為湖州掌書記公赴臺獄人皆畏避伯修獨  
中待御史與陳瓘同劾蔡京蔡卞  
**張大亨作宰詩**  
公時召為校書郎徽宗立擢殿  
時號二陳坐黨籍奪官貶郴州卒  
**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等語其全文已類載卷十八總案乞醫療病囚**  
**狀條下據此書以證詩乃公送張嘉父之官詩也第不詳令何邑耳**  
**四日書醉翁操寄沈遵之子法真**  
石刻蘇文忠公真蹟云慶歷中歐陽公謫  
守滁州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

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山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聞而往游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注聲爲知琴者所借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沒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頃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共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簑過山前曰有心哉此賢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兩三弦方補詞間爲弦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適之子爲比邱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又書醉翁操後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眉山蘇軾書黃山谷跋云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爲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絕塵耳黃庭堅題曾鞏跋云余與子瞻皆歐陽公門下士也公作醉翁引既復見之矣公沒後子瞻復按譜成醉翁操不徒調與琴協卽公之流風餘韻亦於此可想焉後人展此庶尙見公與子瞻之相契者深也南豐曾鞏記

**語案**

以上

已更正其黃庭堅跋與山谷題跋本同曾鞏跋亦出鞏手然鞏於是時卒已  
十載豈有作跋之事此乃鞏所跋者別為一本鉤工移置此刻之後凡石刻  
似此增刪移易其弊多矣不足怪也曾鞏既見此詞則作於鞏之存日可知  
已據此分詳於前案仍據本集書詞月日錄石刻本於此以資考證且以見  
取信石刻

### 二十五日記子由修身語

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

之難也  
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

穎州西湖成和趙令時韻賞芍

藥櫻桃作浣溪紗詞

本集揚州賞芍藥櫻桃調浣溪紗詞云芍藥櫻桃兩闌

面丹砂穠點柳枝唇

五月五日游石塔寺謝毛漸惠茶詩晁詠之具參軍禮

樽前還有箇中人  
入謁公挽而上之顧謂坐客曰此奇才也

東都事畧云詠之字之道補之從

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知揚州補之倅州事以詠之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  
此獨不令一識面耶久之詠之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之顧謂坐客  
曰此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府教授元符末應  
詔上書罷官自是詠之蹇於仕矣久之為京兆府司錄事秩滿除提舉崇福  
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  
米微將赴雍邱來謁為會以贐其行錄云東坡在  
十卷其堂兄說之為之序  
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  
丈人皆以帶為顛願質之坡云吾從衆坐客皆笑  
元章去後有書寄公

不及答而召還元章復專人至都始答之以是知與公別後始到官也今并錄此書以證當時之事書云某啓前在揚州領所惠書當路日不暇給不即裁答人至復枉手教荷存記之厚作請戒長老重住石塔疏本集重請戒長老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甚慰所望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惟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本集與林子中書云近日逐出數講僧別請長老此其一也一曰跋舊與辯才書本集跋舊與辯才書云軾平生與辯才道眼相照之外日爾此數紙明年是日在穎州作書與之有少畱山中勿便歸安養之語公而師實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楚攜此軸來爲一太息五月十一日守杭日親見兩浙京西淮南諸路積欠屢奉赦放而官司倚閣催擾如故民日彫獎嘗以裁沴求言應詔論列四事爲執政所格及歷穎揚訪求民生疾苦則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無不僵仆因檢會前赦論列六事與杭所論四事於十六日奏上請下逐路安撫鈐轉司依條合放其於條有礙者奏裁之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自祖宗已來每有敕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



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茲民幸免之獎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曰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此何道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不肯放稅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并催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而欠籍不除農末皆病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人戶求死不得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以今觀之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卽令本州權住催理各具利害奏取聖旨謹件如左一準元祐五年勅應實封投狀一準元祐五年旨大赦以前一檢準熙寧編勅一準元豐三年明堂赦一準元祐元年明堂赦一準元祐六年旨一元祐五年臣知杭州日具奏放欠四事右謹件如前伏乞朝廷差官三五

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絕如此則菁年之間疲民尚有生望  
富室完復商賈漸通酒稅增羨公私寬泰必自此始也  
六月子由拜門下

侍郎年表七年六月子由為門下侍郎十六日因訪聞浙西饑疫大作蘇湖

秀三州死亡特甚再上積欠六事四事乞內降手詔權住催理仍下諸路安

撫鈴轄司類推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痍本集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閣學士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  
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  
有此心而為臣子所格沮也臣前所論四事畧不施行臣已論奏不已執政  
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  
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  
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饑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  
而發運使王覲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為甚賤  
縱使貴糴尚勝於無而覲終不收糴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淮南東西諸  
郡累歲裁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  
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  
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伏觀詔書以五月十  
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今陛下膺此大慶獨不念積欠之民流  
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與孔平仲論  
事所存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為子孫無疆之福

**積欠書**

本集與毅父宣德書云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為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耳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

九月自杭州條奏積欠為民請命至此凡二十四月可謂舌敝耳聾矣據此書深有歸咎執政之意其憤懣也至矣

**七月詔免積欠公方和陶淵明飲酒其一章云詔書寬**

**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食寶頽然笑阮籍醉兀書謝表蓋記**

**實也**

本集揚州與呂相公書云頃者所論積欠蒙示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

行宋史元祐七年有詔寬免積欠紀

**賀坤成節表**

本集表云臣軾言歲復六年錄七月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

月紀令節於詩人盡海宇之含生舉欣榮於茲日臣聞君以民為心體天用民為聰明未有心胖而體不紆民悅而天不應故好生惡殺是為仁壽之基捐利與民斯獲豐年之慶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一德勤勞百為推天覆地載之心阜成民物盡父教母憐之道誨養臣鄰共知難報之恩必享無疆之福臣以出守淮

**七日與晁端彥補之游大明寺品泉**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海無由躬詣闕庭

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揚倅晁无咎大明寺汲

**張方平墓誌銘**

張文定公墓誌銘云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與范諷皆薦茂才異等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

太常丞知諫院慶歷元年上既厭兵而賊亦困樊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  
慨然上疏曰陛下繼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  
赦引告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勅邊吏勿絕其善意仁宗喜曰是吾心也是  
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  
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  
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拜翰林學士領羣  
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爲御史中丞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爲  
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  
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  
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旣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  
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  
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  
院太常寺事公旣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  
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  
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  
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旣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公爲禮部侍  
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  
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  
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卽位遷禮部尚書  
知陳州過都酌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陞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  
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  
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蒲邸時見其獨善論及所對策近者

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諧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卽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駭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詔知制誥鄭解內東門別殿論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公對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寶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畱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畱臺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畱乎公曰退卽行矣上亦悵然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畱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畧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真宗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歷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

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集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創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匱乏之地矣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船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固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李於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宜徵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太子少師以宜徵使致仕元祐六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計開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公遺令不請諡尙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諡曰文定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於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設方平位爲文告之云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我畱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灌園園公奉勅撰趙抃愛直之碑富弼顯忠尙德之碑司馬光清忠粹德之碑皆有銘又自撰范鎮墓誌銘至是合方平墓誌銘爲五人又案此埋銘也方平

葬於八月而紀年錄以為八月秦觀自京至因和范祖禹韻

月作恐誤今移載七月為當

之兄也錯之子百千官太常博士百祿字子功元祐七年拜中書侍郎八年

出知河中府徙河南卒年六十五百千之子祖禹字厚父官禮部侍郎

翰林侍讀學士哲宗親政累貶韶州別駕徙賀賓卒於化州年五十八是時

祖禹年已五十一百祿之相長僅十餘年其為叔姪甚明查註於此詩下引

復齋漫錄謂祖禹乃百祿之子百祿夫人夢鄧禹來為子故名祖禹字夢得

者非是祖禹初字夢得此事記載多矣無云百祿夫人者合註從誤今據事

畧改其誤字聞唐垌當從靈隱寺寓居戲作靈隱前一篇和蘇堅游蜀岡送

駁正於此

李孝博使嶺表見端彥赴闕詩二十二日作梅堯臣詩跋

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醪醑比祗欠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

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

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京師四通八達之地恃重兵以立國所賴東

南漕運舊轍運司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畱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

官舟為家補其弊漏所載皆得速達而欠折絕少自熙寧以後金部與轉運

使違條刻剝點檢私載畱難需索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窮困漕運歲減而欠

折日增失陷綱本漕法大壞倉部復以欠折之故立倉法以刻之揚州轉般

倉斛子皆欲歸農二十七日論綱稍欠折利害并劾倉部金部發運轉運

官吏情罪狀

本集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

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費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千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饑瘵伶仃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稍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事仰攬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斛子乞覓綱稍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斛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斛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多方曉諭退還其



狀然此法必行則見今計子必致星散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  
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  
之小利以養活網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勅法度不過違條點檢收稅以致  
網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  
點檢不過檢得一艘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欲乞朝廷申  
明元祐編勅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  
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  
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附錄墓誌敘此殊屬腐混宋史  
本傳但據墓誌鈔襲並未檢閱原奏此公在揚興利除弊動關國本一大政  
事孰肯於臨去之時發此大難并參劾內外大吏取怨一身乎今從原狀摘  
出大畧以正誌傳之陋但八月一日上乞罷轉般倉計子倉法狀本集狀云  
文繁緒雜所錄僅什一耳八月一日上乞罷轉般倉計子倉法狀元祐七年  
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  
論綱梢欠折利害內一事乞罷真揚楚泗轉般倉計子倉法然體訪得衆情  
未安惟欲逃竄兼訪聞泗州轉般倉計子已竄却一十二人深慮逐州轉般  
倉計子漸次星散別行召募愈見敗壞綱運只乞朝廷詳酌先賜施行廢罷  
轉般倉計子倉法及揚州依舊存留轉般倉計子四十八人為詔復舊法如所  
額仍乞入急遞行下貴免計子星散住滯綱運謹錄奏聞

請行游石塔記王播飯後鐘與晁補之墨秀山光寺送客墨秀翁公游廬山

並有詩五日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本集狀云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營

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為卑賤然  
縉紳士人公卿胥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顧廉恥決壞四維倍欲剝  
剝與專攔秤匠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  
廷網維此有識之所共惜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  
商旅為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剝而官吏刻虐不為少衰詳  
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  
人人務為刻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題谷林堂  
彙纂若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即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條貫

**詩答潘丙書**

本集與潘彥明書云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  
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槐歎知東坡甚其治

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  
**詔以兵部尚書召還兼差充南郊鹵簿使趙祠部奉**

**命來代**

本集謝交代趙祠部啓云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文慶  
夫何驚蹇之步偶茲糠粃之先雖甚內慙實為大幸恭惟某官清名

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試蕭生於馮翊猶煩  
長濡於淮陽眷此東原幾為大澤尚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

以日為歲  
**辭免狀**  
州交代者趙祠部當再考  
遂罷任  
詔速赴公當即啓發也  
上辭免狀  
公在

本州及沿途上辭免狀本集  
**作石塔戒衣銘**  
本集石塔戒衣銘云石塔得三  
不載事詳後案乞越條下

壇受戒衣振此無塵衣洗此無  
**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書贈張堂**  
本集書贈  
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登時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見其子堂來令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元為不亡矣勉之勉之豈常過都梁杜輿求種松法途間見張天驥和舊韻抵棲枳棘間乎東坡居士書

**宿州靈壁鎮上乞罷宿州修城狀**  
本集狀云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新除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近日淮南東

路鈴轄被召過所部宿州體訪得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為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

外謂之草市者甚眾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為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運路遂奏乞展築外城一十一里宿州蒙民多

有園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不察遂與奏請今來踏逐外城基址合起遣人戶大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僧不在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

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費耗擘畫改葬若家貧無力便致九日至南都棄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沒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伏候勅旨

**過張方平樂全堂為文祭之**  
本集祭張文定公文云昭告於故太子太保樂

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於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執云此來慟哭不聞高

堂幕空斂不拊棺葬不執紼我愧於胸公知我生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鵠在

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為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於幽宮

**諾案**  
至和二年乙未公年二十見方平於成都至是元祐七年壬申為三十

至和二年乙未公年二十見方平於成都至是元祐七年壬申為三十

至和二年乙未公年二十見方平於成都至是元祐七年壬申為三十

至和二年乙未公年二十見方平於成都至是元祐七年壬申為三十

至和二年乙未公年二十見方平於成都至是元祐七年壬申為三十

至和二年乙未公年二十見方平於成都至是元祐七年壬申為三十

至和二年乙未公年二十見方平於成都至是元祐七年壬申為三十

八年由是推之當以熙寧十年丁巳初見方平於南都至元祐六年辛未方  
平下世爲十五年凡六過南都並在此十五年中前已分載於案至是元祐  
七年壬申自揚召還已在六過之外不可因有五見之語并此而積算之也  
又據與王鞏九日詩題以元豐元年戊午九日黃樓之會至是爲十五年卽  
知自熙寧十年起當扣至元祐六年與王鞏遇於南都憶在彭城同爲九日黃  
樓之會凡十五年中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感而有作并和王鞏九日詩  
詔以差充鹵簿不許遷延上乞過郊禮仍除一郡狀遂行不載並詳後案乞  
越條  
下

蘇文忠公詩集總集卷三十五終

武林趙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請案元祐七年壬申

十一月合祭天地於國丘大救天下

九月將至都門子由奉詔來迎先寄

以詩到兵部尙書任詔兼侍讀進謝上表

本集謝表云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尙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

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都再入翰林兩除尙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

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燭火之助大廈既構

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傍徨聞長樂

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邱

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

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蒙恩賜并魚袋金鑲銀鞍轡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復妻之歎名駒出廐遂忘奔走之勞施重邱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陵而鄙性推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

恥乘款段馬自以爲安豈意晚年屢膺此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總攬羣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

眷懷勉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館於興國院東堂

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

館於興國院東堂

於朝且寓東堂示羣小以爲呂陶作文同書贊

本集文與可書贊云友人文必去可謂不惡而嚴矣

於呂元鈞之家嗟歎之餘輒贊之竹寒而秀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為十月

乞賻贈劉季孫狀

本集狀云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

劉平以孤軍來援衆寡不敵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詔賻侍中賜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貽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俱須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者以為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開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貲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旅櫬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而而妻孥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饑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歷歲月朝廷猶賜存恤於獎勸之道不為小補季孫之子三班迺閣進士以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借職聚見在京乞早賜指揮

迺閣進士以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沒思其言想見其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才大畧不滅唐太宗汲黯之賢過虞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及黜尚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乞擢用林豫劄

本集劄云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才賦除盜賊幹邊鄙興利除害常有臨事乏人之歎古人有言寬則寵

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兼東排岸司林豫向有奇節所至有聲其在連水屏除羣盜尤著方畧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取進止

**王適墓誌銘**

本集王子立墓誌銘云子立此劄則海州為淮南路所部十

郡之一乃公帥揚之寮屬也徐州子立為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於奉高之傳舍享年三十五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

**十一月四日再論李直方捕賊功**

**劾乞推恩劄**

蘇軾劄子奏臣先知頴州日為有劇賊尹遇陳興鄭饒李松等

皆宿姦大惡為一方之患而汝陰縣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餘只有直方一子相須為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財緝知餘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後捕獲功効顯著臣尋具事由聞奏乞以臣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方比附第三等循資酬獎伏望聖慈特賜檢會前奏取進止宋史本傳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



不七日乞免五穀力勝稅錢

本集劄云元祐七年十一月七日龍圖閣學

報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裁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臣竊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歲又在浙西親見累歲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裁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其實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若行臣言稅錢亦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裁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劉安世孫升之流詆公欲

變亂法度皆此類故云元祐朝多庸材也公罷杭後屢乞賑濟其後有司奉行情狀惟見於此

十二日公爲函簿使導衛景

靈宮和蔣之奇錢勰從鶴韻十三日宿齋太廟有赭繖轎車并青蓋轎車十

餘爭道不避儀仗公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公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公於車中

奏之

本集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云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禮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

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今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齊祠

之問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

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

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勾當人施行取進止哲宗遣使齋疏馳白宣

仁降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公與錢繼侍祠郊丘瞻望天光

退而相慶有作十四日郊祀禮成上郊祀慶成詩表

本集進郊祀慶成詩表云伏觀今月十四日郊

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兼陳祖宗六廟之典參用漢唐三代之文夷夏來同人神允答臣軾恭惟皇帝陛下聿追來孝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

章內服父母之慈儉四方觀禮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饗雲黃歲美知豐凶之在人臣以藝文人侍帷幄者事而知天意陳詩以達民言雖無

蘇軾言多矣

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慙懼屏營之至  
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陳表上進以聞  
和王欽臣雪御筵詩趙

令時至京遇於啓聖院二十二日再乞進擢令時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

之意本集劄子云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前任穎州日曾論薦本州簽判承議郎趙令時儒

學吏術皆有過人恭份篤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賜進擢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時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與外任差遣臣

竊惜之欲乞檢會前奏施行施註云趙令時在東坡穎州幕府既力薦於朝自揚召入又再上疏薦之遂除光祿丞續通鑑長編云元祐八年五月承議

郎簽書穎州節度判官作文勛扇畫跋本集跋文助扇畫云舊聞吳道子畫趙令時為光祿寺丞

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上乞越州劄  
國作方界畧不抒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準聖旨劄子指揮為已差充鹵簿仗大

禮日追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

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戲約蘇堅往開鏡

湖因啓堅詩二十五日鳳從景靈宮二十六日鳳從凝祥池和蔣之奇詩告

下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上辭免仍除一郡狀本集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準閣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職進兩職兼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降詔不允請受兩職仍除一重難邊郡狀本集近關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臣近奏辭免恩命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願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即乞除一重難邊郡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欲保境安民宜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降詔亡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為虛受降詔斷來章十二月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任因謝上為

諫表

本集謝表云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者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并為儒

者之榮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為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慚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今乃以文字為官常語言為職業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鼂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為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言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日慈二日儉三日勤四日慎五日誠六日明慈者

謂奸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已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還  
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  
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為耆尤參芥雖  
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為耆尤參芥雖  
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為耆尤參芥雖  
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  
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蟻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  
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尸素死有餘誅伏望  
陛下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臣是年哲宗纔十八歲據此奏公已  
悉窺其底蘊矣哲宗始終以春鳥秋蟲相視故外無以立國內無以齊家上  
無以幹蠱中無以保身下無以

詔賜對衣金帶馬再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臣  
裕後二十五歲而已矣悲夫

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服官與能響動佩章圍士効  
牽光生鵲策伏以三賜之重莫隆於車馬五采之貴兼施於衣裳故必有功  
服之無數而臣衰年弱幹固難強於馳驅枯上笏記本集笏記云榮兼兩職  
木朽株本不願於文繡寵加意外愧溢顏間

上笏記

本集笏記云榮兼兩職  
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

元祐  
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効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

八年癸酉

公年五十八是年三月蘇頌范百祿罷六月梁燾罷七月范純仁  
葬承厚陵是

月帝親政

正月一日和泰觀王欽臣元日立春二日與錢勰會錢蔣之奇

本集與錢穆父書云熙帥鄙意亦欲餞之公  
用二日即當趨赴元日殿門外更議之也  
次韻王詵奉詔押高麗宴射十

五日御宣德樓觀燈侍飲樓上呈同列并答王詵傳柑十六日送將之奇帥

熙河并跋再送之奇詩本集跋再送蔣穎叔詩後云穎叔未有帥挑之命作

偶謁錢穆父作小詩寫之扇上穎叔穆父仲至皆和軾亦再賦請穎叔收此扇與此軸旋復迎勞吾詩之必識也和錢穆父欽臣同

賞田曹梅花詩時高麗使在京欲得策府元龜歷代史太學勅式諸書館伴

陳軒牒國子監印造由禮部看詳公極知高麗與北境通所至圖畫山川險

要窺測虛實今又益以書使知邊防利害為患滋大二月一日諭高麗買書

利害劄本集劄子云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

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

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並無絲毫之利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

契丹安肯聽其來貢此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度其本心終必為他虜用虜足

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實豈復有

善意哉慶歷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

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

蘇軾詩集卷之五

此籍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也臣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稟正朔却退其物待其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為察聞并刪除元豐八年創立許胎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並蒙朝廷施行臣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為朝廷消久遠之害今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勅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權場之法亦可廢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國問罪而宋亡此創已直透後事

**宰執舉會要為故事竟與之十五日力爭不**

**得至二十六日再論而書已去矣嗣是為例**

本集二月十五日劄子不錄二月十六日劄子云元祐八年二月

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準勅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祥符已曾賜予再許收買竊緣臣所論奏本非為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況會要之為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勅一皆當施行也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為患至大不蒙朝廷省察深慮復來遂成定例

**送范子**

**奇經畧侍郎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為韻三月記蘇頌言神宗惡告訐事**

本集

記神宗惡告訐云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

功吏以爲法禁行匿名書而賊以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須爲情輕  
法重皆當秦蘇子容爲開封尹上殿論賊可滅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  
此情雖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爲賊許不干已者告捕  
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  
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許告捕此當  
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謂此條無年月  
可考而是月蘇子容爲來之邵陽畏

**十三日再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  
本集

等所攻罷相出知揚州故附載於此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劄

子奏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

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廣尋蒙降付三省遂送戶部下

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若謂所捐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答

民心卽乞只作

**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  
本集書柳氏試墨云昨日有人點第

鼠須筆金闌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

**上園丘合**  
祭議劄從之

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觀陛下近

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客實蒙休應然則園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

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園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

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



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  
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  
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  
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  
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  
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  
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  
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  
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  
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  
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猗熙單厥心肆其  
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  
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  
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  
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  
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  
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  
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  
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  
洛陽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並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  
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

故事爲園壇八陞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諫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  
郊饗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饗望皆  
合於園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園丘上帝后土  
位皆南面則漢舊合祭矣時褚元暹郭山憚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  
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關其皇地祇宜於南郊  
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園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  
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  
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  
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  
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  
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德編纂  
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  
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  
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  
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肅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  
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  
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  
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而獨於地  
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園丘此何義也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  
損益非不知園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  
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

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  
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伏望陛下詳覽此章則知合祭  
天地乃古今正禮實為無窮不刊之典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牧宰上下神  
祇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詔是年四月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  
依元祐七年例施行至紹聖三年哲宗卒改之罷合祭祀  
北郊而是年廢孟后封端王其亡國之禍已兆端於此矣  
**乞改居喪婚娶條**  
**狀**本集狀云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  
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  
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  
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  
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  
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為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  
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  
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乘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白元祐  
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通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  
奏伏望特降指揮削去上  
**四月奏馬徹不當屏出學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  
條稍正禮俗謹錄奏聞  
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準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  
及書啓贊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  
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於所屬官司投下無令官司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  
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國子監生員獨本監請立上條曲

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韻畧有疏畧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之優者敬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勸當準回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

**附錄**

狀內敘養之官乃指國子監官吏可謂省事矣乃也屏出馬澈本屬挺之妄爲而原狀並未舉劾國子監官吏可謂省事矣乃

黃履基論奏云禮部統轄國子監日務擔擔太學中事阻抑挺之使之補五外可見君子所爲未嘗過舉而小人誣罔則無所不至也此不可以不辯

# 月七日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

本集劄云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同

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盲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

正緒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此文全著重但其不幸仕哲宗不悟今但錄出此段餘不全載 十日得米散書記張元方論麥蟲事本集記張元方論麥蟲云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邱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而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為害之理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錄之 黃慶基董敦逸復祖述沈括舒賈李定

何正臣李宜之朱光庭趙挺之王觀賈易趙君錫安鼎訕謗之說彈奏公與

子由常安民止之不聽安民字希古邛州人舉進士為成都學官與民惡確為人絕不相聞妻孫氏與確兄弟確妻使招其妻亦不往元祐初公與李常孫覺范百祿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二丞董敦逸欲劾兩公

安民謂二蘇負天下重望恐不當爾其後安民與陳瓘任伯雨為元符末名臣董敦逸發其事安民卒坐此語貶黜入黨籍卒係詳卷四十五建中靖國元年

條下自三月至是章凡七上十二日奏對延和殿三省同進呈是年三月御

史黃慶基言洛黨稍衰川黨復盛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太盛蘇軾蘇轍進拒上命又五月辛卯董敦逸黃慶基皆罷坐言蘇軾蘇轍不當也王辰三省同進呈董敦逸四狀言蘇軾黃慶基三狀言蘇軾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軾應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為轍之罪慶基言軾曰蘇軾天資凶險不顧義理言偽而

辨行僻而堅故名足以惑衆智足以飾非所謂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賊者也  
昨知頴州日違法令都廳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費用及失入尹真  
配罪軾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顏益顏章以受納官不肯領絹率衆入論訴軾  
不遵法令判令刺配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王鞏林瑑張耒晁補之皆軾  
力爲援引秦觀亦軾之門人也是以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近者高麗  
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軾乃拒違詔旨極言不可軾在先朝忝爲  
歌詩謗訕朝政二聖陛下臨御之初以軾爲中書舍人軾因行制誥公然指  
斥先帝時事畧無忌憚軾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誥知韶州詔安知有今  
軾行蘇頌除刑部尚書誥以武帝之暴相擬軾行劉誼知韶州詔安知有今  
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軾行唐義問除河北轉運使誥指先帝用聚斂之吏  
軾行貶呂惠卿誥實詆先帝按之以法當如何哉至如結托常州宜興知縣  
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富田產致其入上下論訴進狀者凡八年方與斷還  
其穢汚之迹則未敢上瀆聖聰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正今日  
之典刑又言蘇轍懷邪徇私援引黨與怙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爲肘腋以紊  
亂朝政按軾與呂陶交結至厚昨者薦陶自代遂除爲起居舍人近日中書  
舍人陳軒緣館伴高麗人使請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已也遂公奏於朝力  
加排詆軾知頴州日趙令時爲本州簽判軾與之往還甚密每赴趙令時筵  
會則坐於堂上入於室內惟兩分而已其家婦女列侍左右士論極以爲醜  
軾乃公薦於朝稱其才美訪聞蘇轍見議除令時差遣其肆欺罔之罪大矣  
國子司業趙挺之爲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統轄國子監日務  
擴撫太學中事阻抑挺之使之補外訪聞蘇轍見議除挺之爲轉運副使太  
府寺丞文勛以篆字游於蘇軾之門轍遂除爲福建路轉運判官馮如晦爲

夔州路轉運使轍以川人遂除館職趙鼎帥郾延日欲索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卽爲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旣而淮南提點刑獄鍾浚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籍實迹具存遂謫爲監當而轍亦怡然自若畧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拱事拱與之邵互論見係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舉茶事自古姦臣未見此比也於是得旨敦逸慶基並與知軍差遣

呂大防奏曰真宗卽位弛放逋欠仁宗卽位罷修宮觀

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此

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子由奏曰

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

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皆降

出東都事畧云董敦逸

黃慶基言蘇軾爲中書舍人日於制告中指斥先帝時事而弟轍與軾相爲表裏以紊朝政於是呂大防蘇轍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抹改事理當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賡罷明帝尙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卽

位弛放適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  
補助先朝闕政亦未嘗開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  
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  
兄軾所撰呂惠卿誥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  
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  
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  
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固多如此太皇太  
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爲荆湖北路判官慶基爲福建  
路判官既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以二人誣陷忠良敦逸改知臨江軍慶基改  
知南康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而慶基已亡矣長編謂敦逸四狀言  
子由慶基三狀言公而所載慶基疏內有論子由各款則敦逸疏內亦必有  
公其分析顯誤不若事畧所載雖簡而該也是時哲宗年十八從政已九年  
非無知覺者也明年三月呂大防在山陵子由獨諫止紹述邪說卽此一段  
話哲宗怒其以漢武比神宗面斥逐去時相距僅十月已茫不記憶前事并  
宣仁所囑皇帝宜深知之語亦早付之東流何也事畧此  
條特全載與後對照作章本閒有復見之語不可刪也  
**十九日公上劄自**  
序本集劄子云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  
少師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  
人主所知然以此見疾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爲李定舒亶輩所讒  
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  
今黃慶基復祖述舊說亦以此誣臣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其人矣然其  
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一如左一臣任中書舍人日



朝廷竄逐大姦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誅罰至重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詞頭所有安敢減落臣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其畧曰先皇帝次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其餘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慶基文致附會如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言也一所言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讟四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不是臣行中書案底有主名可驗顯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竊逐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一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見蒙尙書省勘會次所用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庫所少貧下行入錢物皆可覆驗一所言臣強買宜興縣田地八年州縣方與斷還此事係臣罪廢之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牒本路轉運司依公根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臣爲主臣於斷遣之後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申尙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縣斷還本人戶部可取案驗一所言臣在潁州失入尹真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蔣之翰妄有按舉刑部可以覆驗右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人臣之義以名節爲重須至**宣仁諭子由曰衆人正相攜拾且須省事二十四日上**上煩天聽取進止

**謝宣諭**

學士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伏準今月二十二日第門下侍

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撻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肢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謫非上聖之深知難百死而何願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聞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則臣已下從二千遊久矣豈復有今日敢謹當奉以周旋不敢

### 去因用前韻贈汝公詩

續通鑑長編元祐八年六月蘇軾知定州又載六月乞趙州不允本集乞趙州荆子云里近者微意知定

州雖寵眷隆異而自早喪多難心力疲耗實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免是有揀擇今復念定難重鎮了無差錯等情謹具奏聞伏乞

於養無嫌休望聖慈察臣至情特

賜改差臣趙州一次則公私皆便

七月爲馬懷覺作法雲寺禮拜有記

本集

寺禮拜石記云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飯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還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唯佛實

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懷覺捨

素願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歡今皆爲陳迹使人嘆噫

### 觀始爲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

本集與參寥書云呂丞相爲公家得妙總師

統見託寄上此公着意人物至於山水世外

之士亦欲成就使之顯聞近奏王子直處士之類公不可不領其意初不相識而能相薦此又古人之事也奏少游作史官亦稍見公諱亦呂公也船所贈詩似原已不及授官也奏少游至是始為史官為日無幾似此則當有發一笑羣小但惡其類並不計是非也此書似作於七月間少游為史官乃之命八月一日同安君卒本集金光明經跋云同安郡君王氏諱聞之字季殯於城西惠濟院同安君殯於此者凡十載至崇寧元年壬午閏六月公將葬於郊城邊等林輿以行子由先於四月二十三日告遷同安君葬於郊城坐北之東南佛院以俟合葬二日為文祭之本集祭同安郡君文云維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於亡妻同安郡君王氏儀甚敦三子如一爰出於天我從南行秋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日歸哉行返邱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就迎我門執饌我田已矣奈何淚盡自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十一日作夢南軒記本集夢南軒云元祐八年同穴尚臨此言嗚呼哀哉十一日作夢南軒言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紗縠行宅歷蔬園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菰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十五日為吳復古作北海十二石記本集北海

云熙寧已酉歲李天章為登州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於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十九日申省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

### 讀漢唐正史狀

本集狀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呂大防劄子奏臣每旬獲侍經筵竊見進讀五朝實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前代正史進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煩聖覽者欲乞讀講官同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敷演庶裨聖治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節繕寫稍成卷帙於將來開講日進讀即未審與五朝實訓並進為復開日一讀謹具

### 過王羣清虛堂作救月圖贊

本集救月圖贊云擬摹

中尚書省伏候勅旨龍見此蛇服墓死月明龍反其族乘雲雲天雨我百穀跋云東坡過余清虛堂欲揮翰筆誤落紙如蜿蜒狀因點成眼目畫缺月其上名救月圖并題此贊偶爾游戲遂成奇筆王羣題此贊不詳作

### 作李伯時洗玉池銘

本集

於何時自此公與羣將不復見矣因附載於此池銘云秦漢以還龜王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鵠抵晉棘哀此命世久就淪蟄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疾援手之勞

### 題文同紉竹使邠永刻之石

本集跋文與可紉竹云紉竹生於

維以詠德未脫擇為竭所傷其一因於嵌晶是以為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為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玉冊宮邠永使刻之石以為好事

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此跋作於都中而年月無考附載於此 告下公以兩學

士充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出知定州軍州事罷禮部尙書任

退小史高俅使從王詵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高俅者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畱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

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爲樞密都承旨時祜陵在潛邸與晉卿善在殿廡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篋刀子來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當以馳內至晚遣俅資往值王園中蹴鞠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語都尉解此技邪俅并所送人皆輟畱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上優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過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俅始也父敦復復爲節度使兄仲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座子姪皆爲郎潛延閣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祜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爲解辭歸京師當時待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於牖下

九月三日宣仁崩作大行太皇太后挽詞記神清洞事

集本

記神清洞事云曹煥游嵩山中途遇老劉道士盤礴石上曰蘇軾歐陽永叔門人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乎我當以某年月日化於石上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樂城集蔡州壺公觀劉道士詩敘云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文主

自安陸爲予言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孫葉無數  
有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神氣甚清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煥問其意道淵  
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  
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耶公與我有夙契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久矣煥  
聞之愕然徐問其故皆不答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游公亦嘗自言昔與謝  
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游嵩高見蘚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  
清之洞問同游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言與曩  
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裴叔弼思頴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  
有世人識蠅蛻惟應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傳唐庚來謁何適春者紀  
音問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畱侯不見欺唐庚來謁何適春者紀  
先生赴定武時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對以方讀晉書始悟前輩觀書  
用意東都事畧云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爲宗子博士  
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惠州安置復哲宗親  
官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唐庚後聞公謫惠州有詩哲宗親

政人懷顧望中外洵洵宰相不敢言公與范祖禹盧小人乘閒害政上諫劄

累奏不報宋史云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洵洵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范祖禹慮小人乘閒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

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  
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  
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  
臣爲言以事離閒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

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繼  
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  
聽者付之刑典痛懲一人以警羣惡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  
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  
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橐祖禹又言陛下承  
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  
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  
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  
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遯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  
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  
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  
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  
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其後有旨召還前貶熙豐內臣范祖禹恐王中  
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其後有旨召還前貶熙豐內臣范祖禹恐王中  
正宋用臣再入則章惇蔡京呂惠卿曾布李清臣必復用因請對殿上力諫  
以爲不可皆不聽宋史云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范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  
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  
私於近習望卽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  
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黜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  
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  
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

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神譔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  
悔以謂朝廷不得不在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  
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  
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  
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  
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  
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  
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歛  
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  
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乃  
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開禧元祐中公在朝相與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  
人當紹述之興公與祖禹力遏之於前子由復爭之於後無此三公則元祐  
未幾於無人矣司馬光識拔朝士甚多至是獨收范祖禹  
之報因盡附其次第章疏於案用以美光且爲光慨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十六終

武林龍山堂王氏藏版